

評審鄭栗兒認為，相較去年來說，今年愛情、旅遊題材的作品都有減少趨勢，但參賽篇章在類型與水準上差異性並不大，可以感受到全體國民文字水準有所上升，但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極少，創作者的敘事技巧與創意性皆有待加強。孫梓評表示，歷來擔任散文獎初審，本屆最無驚喜。雖偶有令人感動的題材，卻欠缺足夠支撐起題材的技術。另有體例求新者，內容則流於貧乏或耽溺，感覺有些可惜。

吳鈞堯指出，就該組選出的十篇散文來說，有二篇皆與「說話」有關，但題材大相逕庭，有親情、生物演化、聾啞人士的戀愛，其實散文本身也是創作者說話的媒介，只是腔調不同。劉梓潔認為，今年的參賽作品素質較為低落，同質性太高、親情題材比例仍占多數，除非能展現一些新意，否則難以入選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作品看得出寫作者本身很努力想要嘗試，但因較少創作，文字技巧仍不嫻熟；也有人文字營造得十分華麗，但自己無法駕馭得當。整體而言，完成度高的作品很少，多數都有瑕疵。

王盛弘提到，他擔任過四屆評審，此次素質較差，每一篇都有問題。表現上主要可以區分為悲傷（死亡、生命的荒涼感）、以諧趣反諷人生兩類，也出現很多「短段落」寫法，不知會否成為新世代創作風潮。描述夢境的題材亦很多，但「夢境」本身並不好寫，很容易因為寫得太簡單而無法與生活

扣合，最後流於形式化。鍾文音則表示，此次評選沒有什麼太驚豔的作品，多數都顯得平實，依舊缺乏親情或戀物題材的作品。有些斧鑿痕跡很深，看得出是參賽型作品，但評審時其實並不樂見這樣的創作出現。

周昭翥表示，審閱時看到許多新的題材，包括環境災變、生存競爭、政治／族群、神鬼禁忌等，對比以往算是較為特殊的，只是相對於題材來說，文字能力傑出的作品並不多。李明聰則說，親情、愛情、自我成長等題材仍屬大宗，在這些普遍性題材裡要能脫穎而出，並非講求特別誇張、哀傷等表現形式，而是要似油畫一般，將情感層層堆疊上去，讓評審看見完成後的作品能有所觸動。

至於小品文獎的部分，評審王盛弘提到，此次出現很多「裝可愛」的作品，可能是寫作者年齡層較低所致。他認為有些人想說的東西過多，無法展現於短小篇幅裡，其實小品文應該注重細節但內容深入。鍾文音表示，相較於散文來說，小品文參賽作品比較豐富多元，有許多伯仲之間的作品很難篩選。評選時，會特別注意也許文字技巧不是那麼厲害，但形式或題材特殊的文章。

鄭栗兒就選出的篇章表示，其中一篇〈一天〉看似瑣碎實而簡雅有力，行文流暢，結尾還打出一記回馬槍，教人印象深刻。不過多數並無出人意表的作品。孫梓評認為，此屆小品文獎參賽作品讀來仍覺百花齊放：親情繫絆、婚姻哲學、社會關照……就像一次全民寫作的集合。然而，有些參賽者流於刻意、設計感過強，有些則迫不及待說出結論，都使作品露出破綻。小品文應該像不期而遇的緣分，有自然的驚喜，亦即來自命運的驚喜，能巧妙地溶解在字行之間。

周昭翥指出，很高興看到這次有像「球賽」的題材出現，因為那種瞬間的感受，很適合表現於小品文中。李明瓊提到，「犀利」是一篇好的小品文所應具備的特色，這裡指的並非強烈情緒或嘲諷，而是能夠直接 touch 人心。好的小品文就像是色塊強烈的抽象畫或素描，能讓人很快進入文章裡，還能陷於作者營造的情境中，感受其深度。

吳鈞堯認為，散文比較容易評論出其文字好壞，但小品文因字數受限，素人或寫手呈現出的差異較小，可以說小品文成功達到全民寫作的目的。但有很多人將小品文寫成了小小說，忽略其重要的是故事性，而非戲劇性。劉梓潔表示，由於題材翻新度不高，所以另闢蹊徑的篇章就會特別「跳」出來，比如其中一篇以蒙太奇手法比喻過動兒的記憶片段，就教她印象深刻。其他有些描述物件的篇章，顯得過於誇張，作者應將物件與生活情境相扣合，而非僅有想像力的無盡蔓延。

評審唐捐認為，散文這種文類於現在這個年代並不好寫，一方面需要鞏固我們對文類的認知，一方面又需突破以求創新。可喜的是，此屆無論是試驗或鞏固皆頗有試探，文字上亦有所保持，是一次水準穩定的演出。

鍾怡雯表示，參賽水準尚算穩定，但不若上一屆的作品較能帶來閱讀上的滿足感。不過此次參賽作品顯現出多樣性，除了以往大宗的親情題材有下降趨勢，性別議題的文章也逐漸增多、浮現，創作深度亦不遜於其他主題，可說是傳統與前衛作品並陳。不過評選時也發現有一篇作品內容明顯受到上屆得獎作品影響，由此可知得獎作品的示範作用，也不免憂心會造成後一屆的一窩蜂現象。

宇文正提到，參賽作品頗能反映現代寫作氛圍，例如有篇以從網路衍生的「刪除線」寫法創作，便反映了書寫工具的改變；而同志議題的創作也跳脫過往的自憐，開發出新元素，使評審閱讀時獲得愉悅感，不啻為一扇窺視台灣現狀的小小窗口。

關於小品文獎，評審宇文正表示，評選時不免把它與散文兩類拿來對照，散文是以四千字左右篇幅描摹一個清楚的議題，但很多創作者卻選擇在字數最少的文類（小品文）裡，用一個象徵隱喻、描寫最大的「人生」議題，這種現象無關優劣，但顯得極為有趣。

鍾怡雯指出，希望創作者勿再將小品文小說化、寫成極短篇。小品文最早是基於對文字的要求，

從「雜文」衍生出來，與長篇散文不同，題材應更小且更集中。創作者在寫作小品文時，若是採取「從散文中截取段落」的方式，文字便會缺乏特色。

唐捐則提到，他對傳統文體的小品文仍有所嚮往，於此他希望能做點「苛求」。「千字文」在讓人讀完時應具備餘韻還休、意猶未盡之感，但多數參賽者準備得不夠充分，或對小品文這個文類不夠了解，話一說得太「清楚」，也就同時失去了美感。



讓寫作者自行開創文類

時間：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

地點：《自由時報》一樓會議室

決賽委員：吳晟、阿盛、莊裕安、張瑞芬、愛亞（依姓氏筆畫排列）

第六屆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決賽會議開始，先由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蔡素芬報告收件情形，本屆共收到七百八十六篇來稿，由鄭栗兒、周昭翊、王盛弘、吳鈞堯、李明聰、鍾文音、孫梓評、劉梓潔等八位初審委員分四組進行初審，選出六十二篇進入複審。再由複審委員唐捐、宇文正、鍾怡雯選出三十篇作品進入決賽。

決賽委員們公推吳晟為此次會議主席，經評審協商後，決議首輪每人圈選六篇，結果為：

五票作品

〈巴掌與斷指〉（吳晟、阿盛、莊裕安、張瑞芬、愛亞）

三票作品

〈一天〉（吳晟、阿盛、莊裕安）

〈第一道菜〉（阿盛、莊裕安、愛亞）

〈除夕夜〉（阿盛、莊裕安、愛亞）

一票作品

〈好〉（張瑞芬、愛亞）

〈灶腳的聲音〉（阿盛、愛亞）

〈蟲〉（吳晟、愛亞）

〈再見刨冰攤〉（阿盛、張瑞芬）

一票作品

〈退貨〉（吳晟）

〈瞧我手指變顏色〉（吳晟）

〈默劇〉（吳晟）

〈擠〉（莊裕安）

〈玫瑰〉（莊裕安）

〈罰站〉（張瑞芬）

〈蝴蝶飛呀〉（張瑞芬）

〈標點符號〉（張瑞芬）

○票作品

〈音律〉、〈敬一位懶惰的地主〉、〈裡面〉、〈路口〉、〈湯包〉、〈陽傘底下〉、〈教誨〉、〈假牙〉、〈Make-up〉、〈蒙太奇〉、〈離別之舞〉、〈開小窗〉、〈豬公牙〉、〈恐怖的故事〉

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，二票以上作品共八篇，評審一致通過確定獲獎，並針對八篇一票作品進行再次投票，每人圈選兩篇中意作品。〈玫瑰〉獲三票（阿盛、莊裕安、愛亞）率先入選，〈退貨〉（吳晟、阿盛）與〈蝴蝶飛呀〉（吳晟、張瑞芬）皆獲二票，其餘作品皆一票或○票。後經評審就同票的兩篇〈退貨〉與〈蝴蝶飛呀〉再度表決，〈退貨〉獲得吳晟、阿盛、愛亞、莊裕安等四位評審支持，成爲第十篇入選作品。

接著，五位評審委員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、評審重點，並析論印象深刻的作品。

張瑞芬：此次參賽作品題材分布多元，令人可喜。一千字以內的篇幅，重點必須結構佳、節奏明快、顧及文章「驚奇感」，結尾也要能做到收束效果。

我很欣賞〈好〉這一篇，它提到同志議題，當敘述者面對祖母提出快點結婚等要求，答「好」的事情實際上都無能爲力，短篇幅裡做到簡潔有力且達意；〈巴掌與斷指〉則道盡父親那種不知如何表達的無言的愛，作者將父親年老時對孫兒的慈愛，與父親年輕時對作者動輒打罵的情狀，兩相對

照，情感處理自然；〈再見刨冰攤〉講青春歲月裡的蒙昧時光，文字質感佳而不刻意，亦讓我驚豔；〈蟲〉書寫親子間的遺憾，瑕疵之處在於「蟲」的意象未與父親的跛腳扣緊，光看題目難以聯想其關聯。

愛亞：有很多作者把小品文當做極短篇來寫，甚至連布局、結尾皆有諸多類似，兩者相同之處僅在文字皆少，我認為是作者誤會了，以為要寫得短，又要讓人感動、具有強大吸引力，便將小品文錯當成極短篇，實在有點遺憾。

此次我較喜歡的作品像〈灶腳的聲音〉，出現的歷史背景就像我跟吳晟這個世代，彼時的孩子總喜歡在灶腳鑽來鑽去、討東西吃，很驚訝現在還有人寫這種題材；有些東西則帶有反面的意義，譬如〈蟲〉，它其實寫得很好，但我不大明白為何子女會對父親冷漠至此？〈好〉則帶領我們觀察社會現象，無論是家庭、學校教育，當孩子在長輩面前，所能回答的便是「好」，像作者爲了不使祖母傷心，即使是謊言也千篇一律答「好」，這個「好」字背後的意涵相當值得探討。

莊裕安：我在看小品文的時候有點投降的感覺，不時感覺到契訶夫的陰魂來擾亂我，因爲很多小品文都像愛亞說的「極短篇化」。這次唯一像標準小品文的是〈教誨〉這篇，但是我喜歡它的最後一行。其實要把小品文變成全民寫作、極短篇，或愛的小故事都無妨，現在應該讓讀者來開創文類，而非評審來限制文類。但小小說不一定會比較好寫，四、五千字的故事要濃縮在一千字內，搞不好連契訶夫都寫不出來。

像〈擠〉這篇根本就是小說，主角當年赴美是接受救濟金的，但他又好像在批判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社會，可最後無法趕走房客，裡頭有著契訶夫那種對貧窮與富裕的反諷；感覺得出來是素人創作的〈一天〉，到結尾才發現敘述者是癌症病患，她照顧家人如此無微不至，震撼之餘又具備黑色荒謬，樸素力量裡像在說這是作者用生命換來的故事；〈第一道菜〉娓娓道來，溫馴裡蘊藏深情；〈除夕夜〉提到缺席的父親和被遺忘的大哥，寫來自然感人，真實性十分強烈；〈玫瑰〉則微似卓別林的喜劇，裡頭又帶有心酸。吸引我的這幾篇，在千字篇幅的限制裡，或故事性強或趣味性足，結尾亦都收束得漂亮、完整。

吳晟：林榮三文學獎著實對社會發揮了很大的文學教養功能，更重要的是推廣作用，其中小品文的設計最具大眾性。像散文、新詩、短篇小說三類獎項，挖掘寫作人才、孕育作家明日之星的功能已奠定，雖就一篇小品文實難測試創作者日後的寫作情形，但各行各業潛藏了許多愛好文學之人，小品文會觸發他們將生命中比較感動或精采的經驗寫出來。

印象深刻的篇章，在職場上常有像〈退貨〉提到的○○○被退的事件，作者寫出一般人為生活奔波、辛酸的普遍性；〈一天〉則反映一個思想傳統的母親，對家人任勞任怨地付出；〈蟲〉寫到一般困苦家庭常發生的問題，家人情感的齟齬描寫非常真實，致使作者回憶時自覺痛苦。

阿盛：進入決選的三十篇作品幾乎篇篇佳作，多數都具有相當高的水準。對於小品文我仍希望讀到真誠，最好不要小說化，它應該是一種經驗的呈現，哪怕只是個小小的想法。其中，〈巴掌與斷

指〉寫父女兩代間的情感，年輕時易怒的父親在老年時以斷指逗弄孫輩，結尾用一句話收束得非常漂亮，情感節制；〈再見刨冰攤〉具有詩化的語言，雖簡單刻畫青春時期的反叛、煎熬，予人感受卻頗為深刻；〈退貨〉忠實反映職場現況，文字流利平順，但結尾將人當成被退的物品有點嚴重，其實作者不需過分誇飾，讀者會自我投射到多層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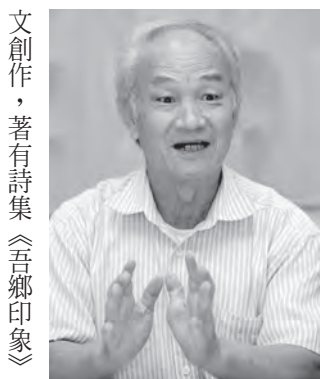
〈玫瑰〉裡的阿弟雖與常人異，但在作者眼中仍是個真正的紳士，短篇幅中表達了適切的意義；〈第一道菜〉淡中有味，祖母角色很關鍵，作者在結尾時總算領悟祖母教導做菜的用意是希望自己能照顧自己，這樣的小領悟雖是人生裡的平凡事情，但頗有真情在裡頭；〈除夕夜〉老實地書寫人情之常，文采雖不突出，但文章本身就是代表作者說話，裡面描述原住民小時候的貧困情狀亦不感老套。套句莊裕安所說，有些作品是以生命換來的，我覺得這篇是用真誠及歲月換來的文章。

獲得第六屆林榮三文學獎小品文獎的十篇作品分別為：〈巴掌與斷指〉、〈一天〉、〈第一道菜〉、〈除夕夜〉、〈好〉、〈灶腳的聲音〉、〈蟲〉、〈再見刨冰攤〉、〈玫瑰〉、〈退貨〉。



散文獎、小品文獎決賽簡介

吳晟



文創作，著有詩集《吾鄉印象》，散文集《農婦》等多部。

一九四四年生。屏東農業專科學校畢業，曾任彰化溪州國中生物科教師。現已退休。曾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（Iowa）國際作家工作室。目前務農植樹，並從事詩及散文。

愛亞



會及指導寫作班。著有《是誰在天空飛？》等長篇小說集、《秋涼出走》等散文集、兒童讀物數十種。

一九四五年生。本名李丁。台灣藝專廣播電視科畢業，曾任《聯合文學》副總編輯、製作主持廣播電台節目等，現專事寫作，並關有「愛亞小坊」工作室，帶領讀書





張瑞芬

一九六二年生。東吳大學中文系博士，現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近年寫作書評，參加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「台灣現當代作家評論資料」整理，為《台灣文學年鑑》撰寫年度散文概況，並致力台灣當代散文整理與名家訪談，目前正在撰寫《台灣男性散文50家評論》。



莊裕安

一九五九年生。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業。內科開業醫師，兼營音樂文學、散文、新詩創作及文學、音樂評論。著有音樂小品《蜜漬拍子》、散文集《一集叫浮士德的魚》等多部。



阿盛

一九五〇年生。本名楊敏盛。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職媒體，現主持「寫作私淑班」。著有散文《夜燕相思燈》等二十冊、長篇小說二冊、歌詩一冊。主編散文選集二十二冊。